

时光缝隙(外六首)

何永飞

群山的巨齿，咬住天空的脖颈
黑脸时光，故意留下缝隙
放出一群恶狼，扑向日月

混凝土的巨掌，捂住大地的嘴巴
白脸时光，故意留下缝隙
放出正直的草木，高举宣言

静水深流

扬言要踏平群山的水，囚禁于沙粒
想铲除异己的水，命丧于自己的掌心
凶神恶煞的水，撞碎在岩上
大吵大闹的水，最先被割掉舌头
妄议是非曲直的水，沾染一身恶臭
只有静静流淌的水，绕开了刀尖
绕开了仇视、嫉恨、凶险的目光
不与黑夜正面交锋，最先触摸到旭日
不畏挤压、火烧、诽谤、诅咒
以从容的姿态，走向天边和季节高处
走向人间干净和辽阔的另一面
不出声，却让所有的耳朵为之竖立

面对怒放的梨花

——兼致XJ

从雪花到梨花，一种白代替另一种白
表面填满的春天，不等同于人间的模样
落进冻土的童话，再也无法刨出
缺失部分，终其一生，都难以弥补
枝头的拥挤和喧闹，让内心更加冷清
并非所有的怒放都是在燃烧
这场盛大的白，就当作是延迟的葬礼
为曾经背负晴空、雷霆、暗香、伤痛的人
而准备，而举行，风哀鸣，不止
谁听到，谁听懂，谁还站在路口守望

魂归故里

找回丢失很多的财富
找回根脉、硬骨、本心、和颜悦色
找回干净的悲欢离合，找回韧劲
找回沉淀的寂静，找回有开闊度的爱
找回能找回的，找回不能找回的

日落的方向，群星在放开喉咙歌唱
生命从不畏惧在黑夜中浸泡

放下背负太久的包袱
放下风声、赘肉、假笑、卑躬屈膝
放下多余的人情世故，放下执念
放下虚幻的繁景，放下无端拉长的恨
放下能放下的，放下不能放下的

开败的花朵，按响另一个季节的门铃
灵魂从不畏惧冷酷的生死令

撰写祭文

死，只是驿站，生命暂且休息
不必用花朵遮掩伤痕，也不必悲泣
走过的路，并没有那么风光
许多的苦，未曾在世人面前浮现
更多的笑，只是一种礼貌的回应
写下的每一个字，都带有缺口
深埋的痛楚，没必要再刨出
背叛的故友，没必要再去指责
不要沉溺于过去，多输送一点温暖
给未来，后面的路还很长
如果此生，没有什么好陈述的
那不妨收笔，留下空白给追击者

猴王

怎么也无法相信，它曾为王
它蹲在道旁，向游客讨吃食物
妻妾和孩子，都弃它而去
江山尽失，权利尽废，残阳虚弱
可它的傲慢并没有消停
头颅还是仰得很高，剩下的半个鼻子
一览无余，包括里面化脓的威严
它独臂，还想遮住天，还想率领群山
毛发稀疏，它还将其甩来甩去
或长或短的伤口，无处可藏
在悲泣，可它还在伪装得意之笑
遇到空手者，或不敬者，它就会
露出凶相，还时不时地发怒、恐吓
它将断石臆想成发光的宝座
起风，风不大，它被吓得瑟瑟发抖

赎罪

不小心踩死一只蚂蚁，让她走不出
无边的罪恶感，她把米粒撒在蚂蚁家族的
洞穴口，赎回安稳觉，赎回沉溺于黑夜的亮光

不小心碰倒神像，不小心惊散双飞的蝴蝶
不小心以笑刺伤别人的哭，或以哭刺伤别人的笑
不小心吃到满腹鱼卵的鱼，不小心坐在
死者横躺着的墓碑上，不小心把河流引进魔咒
她都要把自己囚禁起来，给自己的灵魂上刑

乌云，掉进山水间，她猛扑过去，独自
接住上天的责罚，以生命，赎回众人的悲心

鄂尔多斯之恋

(散文诗组章)

■ 阿 强

了一个比喻，唯有把心交给草原的人，才能读懂比喻里的修辞。

暖城的钟表，是用真心和真情雕刻的。行走在鄂尔多斯，我会经常忘记日和月的交替、轮回。版图如玉，不论在哪个景点逗留，都像是在寻找一个失忆的影子。是的，忘记了时间，是对鄂尔多斯，最好的留恋。

4

87000平方公里的区域，实在是太大了。张开臂膀，去拥抱，已然，只能拥抱自然的一隅。黄河幻变成金黄的玉带，缠绕在巨人的腰间，日出与日落，都会把草原的盖头掀起，看一看，那草原诗经里，是谁，把鄂尔多斯的诗篇，筑成辉煌的宫殿？

黄土垒出城市，苍劲濡染草原。确切地说，我迷恋上了鄂尔多斯闲散的时光，就这样，让心跳，变成绿色的、黄色的、红色的、蓝色的音符。马头琴，被一双动感的手，弹奏我的心，悄悄地融入泥土的丰腴，和一粒发芽的种子达成默契，然后，醉卧琴弦之上，或横躺在一张布帛的家书里。

5

喊一声：鄂尔多斯。白云是蓝天的知音，羊群是经卷里的文字。黄河几字弯，弯出的水流，不仅有雄浑的野性还有博爱的柔情。沃土之上，有王的气势，看成吉思汗弯弓射雕时，那一脸的坚毅与肃穆，征战沙场时，想的是疆域的边界。身前身后事，随一壶浊酒，跟着时光流远。

适合寻找梦境。乌兰木伦河畔，捏碎的泥土，垒成了英雄的塑像，沧桑和空濛被飞沙吹起。这时，马头琴声里悠扬的曲调是疗治孤独最好的弦音，在鄂尔多斯，能和天空的鹰，一起做听众，草原之上的我，就是另一

种形式的英雄。

6

说出爱，说出辽阔，说出面向草原的三个愿望。煤在地下，云在天上。蒙古包里的鄂尔多斯人，最大的幸福便是骑着马，像英雄一样追寻琴声里的传说与历史。那达慕大会上，饮下一杯马奶酒，血脉里奔腾的不仅有战歌的高昂，还有典雅的呼喊。

亲临，感受。像青草一样，热爱那无垠那碧绿，那让目光长出斑斓的写意与潇洒。遇见过面而来的羊群，仔细辨认，总有一只，能和流云攀亲，也总有一只是草原的宠儿，怀抱其中，就抱住了整个草原的柔软与雅致。在我心中，随风舒展的青草和迎风漫舞的羊群都是册页之中，擅长蒙古舞的歌者。

7

让马蹄声按住星月的轮转，让朴素的琴声唤回远行的牛羊——

临近黄昏，库布奇沙漠的沙子，正忙着和夕阳结拜，落日走到黄河边，已然累了。我看，鄂尔多斯捧出七星湖的铜镜要为红日照一照，最后的容颜。宫殿在闪光，草原在绵延，此刻一言不发，是最美的回应，那深藏沉默的乡愁啊！

终于听到了月光敲打蒙古包的雅音，看见了篝火深处，一张张吉祥的脸；看见了我深爱的英雄，从马头琴的琴声走来；看见了星辰落在草丛里，迷路、呼喊。版图，被黄河、草原、遗址、河流，分解成翡翠形状。我在草原上写诗，每写一个字，草原的星星，就会划向天边一次。一整个晚上，我都在领略鄂尔多斯的夜空璀璨，像一个捡拾星星的孩子，在星河里迷失了自我。

盘江之诗，民族之魂

■ 岑顺林

诗评家赵卫峰精准点明，诗人实现了“人类、民族、家园与江河的浑然一体”。诗中既有对布依族古歌的现代转译，又有对苗族迁徙史诗的当代呼应，展现出多元文化在盘江流域的交融共生。这种文化自觉，使《盘江魂》成为一部承载着民族记忆的“诗歌史记”。它记录的不只是一个民族的故事，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写照。

在“盘江遗韵”中，诗人倾诉：“我们的灵魂，在千年前已和盘江附体/和城墙融合，一起饱经风霜”。这种对历史的回望，呼应着“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的时代强音。诗人通过老城墙的历史遗迹，呼唤盘江人民尊重和传承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和灵魂归宿。这种呼唤在全球化浪潮席卷的今天显得尤为珍贵，它提醒我们在拥抱现代性的同时，不要忘记自己的文化身份。

艺术创新：传统与现代的诗意图对话

《盘江魂》的艺术成就，还体现在它对现代性议题的诗意图应上。从昔日的铁索桥寒到如今一桥飞架天险变通途，当诗人书写“一桥飞架南北，高铁一闪而过/和壮阔浪漫的唐宋诗词/在盘江逶迤的茫茫高原/与高铁一起穿越飞驰的时光”，他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让传统的诗意图与现代的奇迹相遇，让山水精神与工程美学相融。这种对话不是简单的并置，而是深度的融合，在诗中创造出了独特的审美体验。

这种书写，为“如何用诗歌表达现代中国”这个命题提供了精彩的答案。诗中展现的当今世界第一的花江峡谷大桥，不仅是现代工程的史诗，更是盘江大地生生不息、时代发展的见证。诗人以独特的诗性智慧，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架起了一座精神的桥梁。这座桥梁连接着过去与未来，让古老的盘江在现代语境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盘江魂》在诗歌语言上的探索。诗人创造了一种既根植于地方文化底蕴，又具有现代感知力的语言风格。比如“在江石的纹路里读史前/读秦汉，读唐宋元明清/读一场雨与另一场雨之间的/电闪雷鸣”，这样的诗句既延续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传统，又融入了现代诗歌的意象密度和思维跳跃。诗人通过对盘江流域特有物象的诗意图转化，构建了一个既具体可感又意蕴无穷的诗歌世界。这个世界既有泥土的芬芳，又有哲思的深邃。

师者风范：谦逊品格与文学传承

作为文友，我深切体会过牧之对盘江文化的执着。记得我鼓足勇气将稚嫩文稿发予他求教时，他在回复中写道：“好的文字，要像盘江里的石头，既经得起流水的冲刷，又保留着自己的棱角。”这句话让我明白，真正的写作既要接纳时代的洗礼，又要保持精神的独立。这个比喻如此精准，仿佛把整个盘江的智慧都浓缩在了其中。

他那种布依族特有的谦虚与和善，同样令人敬重，当我由衷向他请教时，他只是淡然一笑：“我们互相学习。”这种谦逊的品格，正如我侄女记者通过《掌上黔西南》采访后，告诉我所言：“诗人牧之很有亲和力，很和蔼，很好相处，是值得深交和信赖的朋友。”他的人格魅力，恰如其诗作般温润而深邃。在这个浮躁的时代，这种品质显得尤为珍贵。

牧之老师始终怀揣着谦卑的创作心境。他在后记中坦言：“我的诗，在奔腾的南北盘江面前，和他们的伟大相比，那就渺小得无影无踪。”这种对自然的敬畏、对历史的尊重、对文化的虔诚，正是他能创作出如此动人心魄诗篇的根源。他的创作态度令人想起盘江的石匠，一凿一斧皆怀敬畏，一字一句尽显真诚。这种态度本身就是对后来者最好的教诲。

心灵回响：诗歌与生命的交融

对我个人而言，《盘江魂》早已超越了普通诗集的范畴。每当我写作中遇到困惑，总会想起牧之的话语：“要让我们的话语，既能触摸到土地的温度，又能仰望星空的深邃。”在我的写作实践中，无论是《漫游乐立布依寨》中引用的“盘江就是生命之源/就是母亲

河/就是血脉相连的生命纽带”；《兴义夏日风韵》中化用的“风吹故乡/逶迤的南北盘江在辽阔中/让所有的骨血与灵魂/都落叶归根”；还是《盘江奇石奇又美》中借助他“时空交错，/灵动的光涌向滔滔江水/问苍茫大地/乱石穿空/惊涛拍岸/谁主沉浮？”这些诗行都已融入我的文学血脉，成为我文学基因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说来或许令人动容，每每收到来信、视频，我都一一细读，甚至反复品味，并在回复时将他感化我最深的内容写在后面，从中汲取精神营养。这些交流成为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不知不觉中，我成了《盘江魂》的忠实读者，这就是诗人的魅力，这就是诗歌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强加的，而是如春雨般润物无声，在心灵深处悄然生长。

不知从何时起，我的灵魂已融入《盘江魂》，与它的每一章、每一首、每一段甚至每一句话的对话、抒情，就像一股清泉，洗涤着我的心灵，让我感到温暖与慰藉，让灵魂得到净化与升华，丰富了我的精神世界，仿佛重新找回了我生活的意义与生命价值。这种体验让我明白，真正的诗歌不是装饰品，而是生命的必需品。

倾听《盘江魂》诗歌，优美动听的曲调，宛如非遗的布依族“斗弹达吟”小打音乐：一更里，二更里，三更里……韵味悠悠，情意绵绵，穿越时空，循环往复，以至无穷。醉了江山，醉了人间，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这种艺术的魅力，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从旁观者到参与者的转变，成为盘江文化传承的一部分。

文学意义与时代价值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盘江魂》的出现标志着“江河诗歌”书写范式的刷新。它既不同于古代山水诗的隐逸传统，也区别于现代诗歌中常见的批判姿态，而是开创了一种“建设性抒情”的新路径——在敬畏传统中面向未来，在扎根地方时胸怀天下；通过“江河—民族—个体”的三重奏，构建了一个完整的诗意图世界。这个世界既有历史的厚度，又有现实的温度，更有未来的向度。

《盘江魂》的成功印证了一个重要的文化规律：真正的地方性，往往能抵达普遍性；深刻的个性表达，常常能触动共性共鸣。这部源自黔西南一隅的诗作，之所以能引起广泛关注，正是因为它虽然写的是具体的盘江，表达的却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追寻——对根源的追溯，对归属的渴望，对生命意义的探寻。在这个意义上，盘江已经超越了地理的界限，成为每个人心中的那条精神之河。

这部作品的诞生，标志着黔西南文学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度。它如同一座灯塔，不仅照亮了“中国金州”的文化自信和前行道路，更以其完整的诗学体系，为新时代的江河诗歌创作树立了典范。诗中展现的盘江既是一个地理存在，更是一个文化意象，它连缀起过去与未来，成为这片土地的精神象征。这部作品的价值，将随着时间流逝而愈发清晰。它既为盘江立传，也为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存照；既是一个地域的诗歌丰碑，更是中国当代诗歌在追寻文化根脉过程中，交出的一份深情答卷。

结语

缘遇《盘江魂》，得益于盘江人；品读《盘江魂》，启迪盘江人。当我们在诗中与盘江相遇，遇见的不仅是一条江的史诗，更是一种生活的智慧，一种在剧变中保持从容的精神力量。这力量源于对文化根脉的坚守，对精神家园的守护。

正如诗中所预言，这部作品将如奔流不息的盘江水，滋养一代代后来者，让我们在文化长河中始终记得精神归处。

当盘江之水穿越时空，流淌进每个寻求归宿的灵魂，诗歌便完成了它最神圣的使命——让漂泊的心灵找到归途，让离散的文化重获完整。《盘江魂》因而不仅是一部诗作，更是一座文化坐标，指引我们在这变幻的时代里，如何安顿心灵，守护共同的精神家园。